

喋

胶林

MANAOS
ALBERTO VAZQUEZ



喋血胶林

ALBERTO VAZQUEZ FIGUEROA

MANAOS

【西班牙】

阿尔维托·巴斯克斯·菲格罗亚

姜浩银 译

江苏人

Alberto Vázquez Figueroa

MANAOS

根据 Printer Industria Grafica sa Sant Vicenc
dels Horts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

喋血胶林

〔西班牙〕阿尔维托·巴斯克斯·非格罗亚 著

姜浩银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六合县印刷厂印刷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125 字数152,000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1300册

ISBN 7-214-00121-7

I·33

定价1.95元

前 言

阿尔维托·巴斯克斯·菲格罗亚是当代西班牙小说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。一九三六年十月，他出生于特内里费岛的圣克鲁斯。十八岁时，他在圣克鲁斯结束了中学学业，迁往马德里，进入国家新闻学院学习，尔后取得了记者的职称。一九六一年，他跑遍了中部非洲，亲眼目睹了十个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，成了这十国取得主权地位的见证人。以此为背景，他写出了第一本新闻报道集《被奴役的非洲》。一九六二年，《命运》周刊聘用他为特约记者。自一九六七年起至一九七一年止，他被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委任为特派记者，专门报道非洲和亚马孙地区的消息。一九七一年六月，他迁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，也是在这一年，他才真正开始了小说创作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发表了一系列新作，如《喋血胶林》、《处女地》、《是谁杀死了皇帝？》、《乌木》、《象牙》、《象一条疯狗》以及一部自传体小说《森塘》。

《喋血胶林》原书名为《马瑙斯》。马瑙斯是位于亚马孙密林之中的一座巴西城市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野生橡胶贸易昌盛时期，这里是最大的一个集散地，城市也由此而畸形繁荣，后来由于橡胶贸易的衰落，城市也失去了活力。可以说马瑙斯就是那一野垫时斯最有力的证人，它的兴衰史就是野生橡胶贸易的兴衰史。

在一次对马瑙斯的采访中，菲格罗亚认识了一个叫阿尔

基梅德斯·德·科斯塔的老人。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他讲述了自己历尽艰险的一生，使他看到了一段活生生、血淋淋的史实，内心大为震动，从而萌生了创作一部小说以揭露那一黑暗时期的愿望。可以这么说，《喋血胶林》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纪实小说，这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。

小说以东北人阿尔基梅德斯受骗进入橡胶林为开端，一层一层地向读者揭开橡胶贸易的罪恶。橡胶主为了获取高额利润，把那些受骗上当或是直接掠夺米的人沦为奴隶，强迫他们进行自杀性的劳动。在那“绿色监狱”里，成千上万的奴隶死去了，整个部落整个部落的印第安人死去了。在这奴隶的白骨堆上，橡胶主们建起了他们享乐的天堂。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阿尔基梅德斯，他串通美国人霍华德、印第安人拉米罗和女奴克劳迪亚逃跑了。逃亡路是血染的路。他们开始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活命，后来便带领割胶工举行暴动，锋芒直指橡胶主和罪恶的橡胶贸易，表现了被压迫大众在现实斗争中的觉醒。这是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的。

菲格罗亚在创作方法上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。他的作品结构紧凑，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的流畅的素描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。由于他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所以他的用词十分凝练。《喋血胶林》所述说的故事并不复杂，但经过作者巧妙的安排，顿时变得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，这些足见他编排材料的能力。小说里的人物各有特性，形象鲜明。陪衬人物，如印第安人拉米罗和女奴克劳迪亚，虽着墨不多，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译者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第一章

汽船一驶离烟波浩淼、恶浪滚滚的亚马孙河，便拐入了风平浪静的内格罗河^①，不久，就可以远远地望见正前方那座灯火灿烂的城市了。

舵手竭力让船向对岸靠拢，他向水手们下令加快航速。

阿尔基梅德斯身边，坐着一位戴镣铐的人，在延续了两个星期的航程中，他几乎没有说过半句话，这时却叹道：

“马瑞斯……你熟悉这座城市吗？”

阿尔基梅德斯摇了摇头：

“不熟悉，我是东北人，是阿拉瓜斯州人。”

黑暗中，无法看清对方的表情。只听得那个人又说：

“橡胶林里有许多东北人，简直难以叫人相信。你好好看一看那些灯火吧，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它们了。咱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还没有人活着回来过呢！”

“你是本地人吗？”

“我生在橡胶树下，是喝着橡胶汁长大的。凡是这块土地上的事，我都知道。我敢肯定，咱们再也回不来啦。”

“我欠下的债很少，”阿尔基梅德斯说，“运气好的话，一年工夫就还清了。”

“别傻啦！”身后有一个嘶哑的嗓音插嘴道，“哪怕你干得

^① 亚马孙河和内格罗河，均为流经巴西的河名。

四脚朝天，一年以后，你的债务不增加十倍才怪呢。”

阿尔基梅德斯·德·科斯塔，这个东北人，沿着三十五号至三十六号树之间他亲手开辟出来的小道走着。他又一次想起了将近两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当马瑞斯的灯光在远处闪烁的时候，人们告诉他的那些话。确实，他艰苦地奋斗过，非常艰苦。交到他手上的树有一百五十五棵，每天，天没亮他便出门，从这棵树摸到那棵树，一直干到密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罢休。尽管如此，尽管近五百天拼死拼活地劳动，老板还是指天誓日地说，他没有还清买下他时所花的钱。并且还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由于供给他两条裤子，割胶用的砍刀，以及那劣质的食品，他的债务反而增加了。

在这人迹罕至的库里库里阿利河，不满和抗议都是毫无用处的。假如你还不服气，那么就会同其他许多人一样，暴死于皮鞭之下，工头喜欢的，是用鞭子来说话。

他走到另一棵橡胶树跟前停下来，歇了一阵。然后拿起那只小小的流满了白色浆液的铁罐，把胶汁倒进搭在肩上的皮袋里。他暗暗感激上苍，幸亏他管的这些树又高大又壮实。他知道有的割胶工，为了完成每天二十公升橡胶的定额，除了加班加点之外，还得绞尽脑汁找窍门哪！

想到定额，东北人猛地醒悟到，或许，交运的话，今天已经够数了。也就是说，不必再艰难地挨到下一棵树那里，就可以回工棚去啦。他掂量着皮袋，又打开来往里看了看，感到只要工头心情不坏，就过得了关啦。

从他所在的这个地方，穿过美国佬霍华德的胶区，大约可以节省半个小时的路程。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，要是被美

国佬发现，会以为是在偷他的胶呢。不过阿尔基梅德斯自信，能避开他。

虽然阿尔基梅德斯到工棚的时间不算长，也没有同霍华德交谈过两次，但他已感到这个霍华德是个危险的人物。

他把空铁罐重新放到树根旁，在布满刀痕的树皮上，又用砍刀割开一道更宽的口子，然后向西南方美国佬的胶区走去。

幸运得很，他很快发现了那个莽汉的位置。要不是因为霍华德自个儿发出的“嘭、嘭”声，还真有可能会出乎意料地碰见他呢！

这是一个硬物远远地撞击另一个硬物时所发出的声响，绝不会同砍刀砍树声相混淆。引起东北人注意的是，这种撞击声比割胶工惯常挥刀砍树的声音来得更加猛烈和无节奏。

阿尔基梅德斯循着这奇怪的声响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最后，在小溪对岸一块狭小的空地上，认出了满头红发、身材颀长、长着一抹连鬓胡子的霍华德的侧影。看来他并不在干活，他在向一棵孤零零的、粗壮的木棉树飞掷一把又短又宽的钢刀，这钢刀是拿断砍刀做成的。

阿尔基梅德斯掩藏在树丛中，不能不为美国人高超的技能暗暗叫绝。木棉树干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，刀子一次又一次地直飞过去，钉在离十字仅几厘米的地方。他从衬衣的长袖里抛出暗器的方式也令人惊讶不已，用不着抬动手臂，只是把手轻轻地晃荡到大腿的高度，就把刀投出去了。粗一看仿佛手无寸铁，却能击杀十五米之内的外人，而他的牺牲者甚至还来不及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

关于霍华德，工棚里流传着许多谣传，说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，他杀死过许多人，全体警察，乃至部分军队都投入

了搜捕他的行动，要是抓住了他，就要对他施以绞刑。后来在马瑞斯，他又替橡胶主谢拉当了一个时期的保镖，同样干尽杀人的勾当，因为有权势炙人的老板庇护，所以他总能毫毛无损地逃脱法网。但有一天他干了件蠢事，同老板的情妇睡了一觉。按理谢拉该杀了他，可转念一想，想出了一个更加恶毒残忍的报复手段，即把他送进库里库里阿利河的橡胶林。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，这家伙活不长久，因为他适应不了这块土地，热病或脚气病很快就会把他葬送掉。

阿尔基梅德斯撇下全神贯注地飞着钢刀的美国佬，悄悄地绕了一个大圈，走开了。

当他抵达工棚时，那里正闹成一团。一个孩子得热病死了，他的母亲，营地上来得最早的一位婆娘，在声嘶力竭地嚎啕大哭。

在阿尔基梅德斯眼里，这无非是一幕滑稽剧。埃尔维拉既没有为这个小鬼，也没有为其他四个中的任何一个担忧过。不管是热病、美洲虎还是大蟒蛇夺走了哪个孩子，这对她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她的嚎叫和干哭只是想得到什么，或许是一份郎姆酒，或许是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夜晚，让工头别强迫她再同四五个割胶工连着睡觉。

那工头，看到阿尔基梅德斯回来了，好象吃了一惊。

“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？”工头问。

阿尔基梅德斯把装着橡胶的皮袋往黑人工头脚下一放：

“我的二十公升齐了。”

黑人霍奥抓过皮袋，板着脸掂了掂分量。

“你就那么准哪！”

“你不放心的话，咱们一升一升地量一量。假如少了，明

天我补。”

黑人耸耸肩，用下巴指指女工棚边上的一堆东西说：

“去把孩子埋掉，算顶你不足的橡胶。弄到远一点的地方去，懂吗？免得野兽来吃，弄得营地上不得安生。”

阿尔基梅德斯走到自己的草棚跟前，拿了一把铁铲，然后过去拎起小家伙骨瘦如柴的尸体。孩子大约有四五岁的样子，但在他的手中，简直没有什么分量。

他在树丛中走远了，约摸走了两百米光景，在一处松软、潮湿和恶臭的泥土上挖了个坑，把小鬼的尸体放进去，盖上土，然后，便扛着铁铲往回走。近来，在工棚里出生的无论哪个孩子都可能是他自己的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埋掉。天哪，他宁愿不去想这种事，而去想想别的，比如说，去想想从这原始森林中逃脱出去的那一天。

当阿尔基梅德斯一回到营地的场院里，埃尔维拉就向他扑了过来：

“你把我儿子扔在哪儿啦？”她恶狠狠地问。

“我把他埋在路右边的树林里了。”

“骗人！你把他扔了。你把他扔在那边喂狗喂老虎啦。”

东北人耐着性子对她解释：

“我向你保证，我把他埋了。”

女人以为阿尔基梅德斯还在骗她，歇斯底里地向他身上扑来，想用指甲抓他。

“你没有埋，猪猡！”

阿尔基梅德斯一把将她撩开，拿起铁铲柄向她的肋间打去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闷响，埃尔维拉号叫起来，跑着逃开了。

看来这次是真的疼了。东北人不再去理会那些对他的辱骂，一步不停地朝着男工棚走去。他仰脸倒在自己的吊床上，不一会，就瞧见美国佬和四五个割胶工走进来了。这些人显得很激动，大声地嚷嚷着，只有美国佬一声也不吭。阿尔基梅德斯竭力想看出藏在他长袖下的钢刀，但是毫无办法。如果美国佬当真随身带着刀的话，当然知道如何妥善掩饰了。

另外几个人，越来越惶惶不安，他们的嗓门越来越高，到后来，阿尔基梅德斯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了。

“出什么见鬼事啦，能不能告诉我哪？”他问道。

割胶工们盯着阿尔基梅德斯，好象他刚从月球上走下来似的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有一位反问道。“老板明天就要到了，他在过河滩了，站岗的已经看到他的船队啦。”

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跳起身来。

“谢拉！”他叫道，“谢拉，那个阿根廷人？”

割胶工点点头：

“就是他，阿根廷人谢拉，咱们大伙的主人和老爷，他明天就要到了，求魔鬼帮助我们吧！”

“他干什么来的？”

“绝不会来干好事。谢拉从来是无事不登门，他决心从马瑙斯走二十天路到这地方来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”

东北人转过身去，对刚刚躺到自己吊床上去的霍华德说：

“到森林里去躲几天吧，美国佬。据我所知，谢拉对你可没好感。说不定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呢。”

“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，人总得一死，”美国佬不动声色地

回答。“至于死于热病或死于这狗娘养的之手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死得越快越好。”

“谢拉要干掉你，绝不会痛痛快快的。”有人告诫道，“我看到过他用十种不同的方法杀人，他甚至能拿你去喂蚂蚁。”

“要不就喂锯鱼，”另一个说。

“再不就是给大蟒蛇当美餐。”

“谢谢，”霍华德平静地反唇相讥。“你们都非常友善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我决不会在这个阿根廷人面前逃跑。让他来吧，我等着呢。”

第二章

正如岗哨所言，谢拉的船队果然在第二天到达了营地。

陪同阿根廷人来的有他的情妇克劳迪亚，就是和霍华德睡过觉、使他流落胶林的那个女人，还有七个保镖和大约八十来个印第安人奴隶。这些印第安人的相貌与附近的土著人完全不同，这使割胶工们大为吃惊，他们的肤色白净，讲的话连营地上的印第安人也一窍不通。

卡梅洛·谢拉，身材瘦削，一副神经过敏的模样，长着一撮滑稽可笑的小胡子，戴着一顶精致的白礼帽，帽子底下，是一头永远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。他第一个跳上岸，耐心地忍受着工头霍奥和负责看管工人的卫队成员们的拥抱和致敬。

工人们早已接到命令，这一天不必再去割胶了，他们在河边的大草棚前排列成行，准备接受主人的视察。

在手握长枪的保镖簇拥下，谢拉朝奴隶们走来，他仔细地一一审视着，当走到美国人跟前时，他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“你好呀，美国佬！真没想到你还活着哪，”他说。

“是呀，原始森林没把我吃掉，我还活着。”

“你活不长的。”谢拉说。后来，看到霍华德的表情，又接着说：“别担心，我并不想让你的命更短些，你在这里过得挺好嘛，把死亡也战胜啦。”

说完，他朝克劳迪亚转过身去，那姑娘在一位黑人女仆

的搀扶下刚刚跳上岸。

“克劳迪亚！”谢拉叫道，“你看谁在这儿。”

克劳迪亚早已看到霍华德了，但她对此人并无兴趣。然而，她还是顺从地走过来，站到她的主人谢拉身旁。

这姑娘还很年轻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。她倦容满面，正是这种极度的疲乏，使她显得苍老起来。她的脸是一个希望破灭的女人的脸。她生于委内瑞拉，在加拉加斯要什么有什么，假如不是因为在她的生活中闯入了那个博利瓦尔城的橡胶主，那个身缠万贯的人，她早该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了。那个橡胶主和她结了婚，把她带进了原始森林。三个月以后，橡胶主被他手下人暗杀了。作为战利品，她成了工头的财产，这个工头也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。为了逃避委内瑞拉的法网，工头把克劳迪亚带到上奥里诺科河、卡西基阿雷河和内格罗河的密林里，又辗转到了马瑙斯，在那里把她卖给了阿根廷人谢拉。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，在以后的时间里，她一直被幽禁在谢拉巨大的府邸里，日夜有人看守，毫无逃脱的可能，也无法求得委内瑞拉驻马瑙斯领事馆的帮助。

现在，谢拉强行带克劳迪亚一起来视察橡胶林。在弯弯曲曲的水路上，经过长途跋涉，姑娘完全被拖垮了。

“你还记得霍华德吗？”阿根廷人嘲弄地问，“多看他几眼，他如今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了不起的枪手了，眼下只是一个肮脏的、饥肠辘辘的割胶工，一个要离开这儿就必须低三下四的奴隶。”

霍华德直盯着谢拉的脸反驳道：

“我绝不会低三下四，既不会对你，也不会对其他任何人这样做，这点你清楚得很。”

卡梅洛·谢拉表示赞同地点点头：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曾让你当了我的亲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我碰上你同这臭娘儿在一起时，没有杀了你。不过，当个奴隶，一直当到热病把你吞掉为止，这点你得牢牢记住。是吗？”

霍华德没有回答，他转了个身，向自己的草棚走去。谢拉对他喊道：

“别走呀，我还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。你想不想她哪？喏，我给你带来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”说着谢拉恶意地大笑起来，“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。”

美国人倏地转过身来。克劳迪亚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，似乎猛然领悟到谢拉带她到橡胶林来的真正目的。

“这算什么意思？”她惊慌失措地问。

“很清楚，”阿根廷人回答，“你将留在这里，当一名工棚里的女人，这样你不就可以在你的美国佬身边了吗？”

“你要把我象妓女一样扔给割胶工吗？”

“你可并不比妓女强哪！”

“不，你不能这样做，我是属于你的。”

“你是我买来的，凡是我买来的东西都属于我。”

克劳迪亚懂了，再争也是徒劳的。她慢慢地向森林旁挪动。割胶工们用奇异的目光尾随着她，他们开始评论起这位女工棚中的新来客了。在工棚里，只是偶尔来一些年轻的印第安女人——她们往往活不长，此外，全是待了十年以上的多病的老太婆。把克劳迪亚交给他们，就如同把一件宝贝赠给了他们。谢拉向人群走去，但目光并未从美国人身上移开。他接着说：

“今儿晚上，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件礼物。”

除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之外，所有的割胶工全都喜笑颜开，不三不四地说起下流话来。东北人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这乱哄哄的场面。卡梅洛·谢拉的一对小猪眼滴溜溜地转动，窥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，他察觉到阿尔基梅德斯的表情，便径直朝他走去。

“怎么啦，你不喜欢女人？”

“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喜欢。”

谢拉耸了一下肩：

“碰不碰她随你的便。你是谁？”

“别人叫我东北人。两年前，我欠了你二十孔托^①的债，你的工头说，我至今仍未还清。你要我在这里待多长时间？”

“假如霍奥说你没还清，那你一定是个坏割胶工。因为我离得远，所以谁都想靠我来养活。霍奥代我治理这块地方，你该什么时候走，他会对你说的。”

“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甩开这个想法吧！”

说完，谢拉便回到船队那边去了。那儿，成群捆绑着的印第安人快下完船了。

霍奥问谢拉，这是些什么样的人。谢拉告诉他，他们是纳波河右岸的厄瓜多尔土人，叫奥卡人。是他向秘鲁橡胶主阿拉那家族买来的，后者在征讨印第安人时捕获了他们。奥卡人忍饥耐劳，体格强壮，就是好反抗，容易逃跑，因此阿拉那家族决定把这些印第安人卖给谢拉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橡

①巴西旧钱币名称。

胶林离奥卡人的土地着实太近了。而在库里库里阿利河，这些奥卡人要逃回纳波河，只不过是梦想而已。

有了这些人，看来霍奥并不高兴，这些好闹事的人只能给他带来麻烦，阿根廷人竭力宽慰他，说他将把随他同来的六个白人留下来。谢拉需要往森林深处开发新的土地。库里库里阿利河的橡胶产量正在下降，如果他还想保住马瑙斯橡胶业“五霸”之一的地位，那么扩充地盘已经迫在眉睫。对卡梅洛·谢拉来说，霸主的称号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，为了不把它丢了，即便死掉成千上万的人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阿根廷人谢拉，是所谓“马瑙斯缔造者”中的一个。这些“缔造者”利用橡胶业把这个亚马孙原始森林中名不见经传的破落村庄，改造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都市。

自从查理·古德伊尔^①发现，把一种叫作巴西三叶胶树的树汁和硫磺混合在一起，即可获得特异的产物——橡胶的那一天起，数百万人便注定要遭到最可怖的厄运。巴西三叶胶树只生长在南美特定的区域中，主要是亚马孙河流域，但是这种树从来形不成大片的树林，它们一丛丛分散在无边的原始森林中，深深地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灌木里。

为了获取这种树汁，把它变成橡胶，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，奔走于密林之间，割开树皮，收集胶乳，让它凝结起来，再送加工厂，然后又从加工厂运往马瑙斯，从马瑙斯，运往世界的各个角落。可以说，通向森林的每步路都是用黄金铺就的。

^①查理·古德伊尔(1800—1860)，美国化学家，一八三九年发明了生胶硫化法。